

美国最新罗曼司系列

分享爱情

[美] 凯瑟琳·阿普尔盖特 著
• 孙建成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Love Stories

分享爱情

[美] 凯瑟琳·阿普尔盖特 著

● 孙建成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Katherine Applegate

SHARING SAM

Copyright © 1995 by Daniel Weiss Associates, Inc. and Katherine Applegate.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Doubleday Del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本书中文(简体)
版权归百花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分 享 爱 情

凯瑟琳·阿普尔盖特著 孙建成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4 插页 2 字数 101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06-2388-5/I·2132

定价:9.60元

我与塞姆永生……

我们骑着摩托车朝远方飞速奔去，车在午后那阴霾、潮湿的空气中飞冲，我的双臂开始随它的颠簸抖动，紧靠着塞姆后背的前胸直颤动。我紧闭着双眼，满脑子的引擎嘈杂音使我浮想着塞姆在林中飞穿那午后炙热天空的一幅场景。

我想，我就要死在这儿了。

嗖的一声，我们的车擦地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弧线，此时地面却使劲拉我们，就像玩滑板，只是不能保证你会安然无恙。我竭尽全力忍受着那电机的嗡嗡声。这种感觉只有当人想到快

BB005/03

要死去时才会有，而艾泽^①正是这样。

我渴望这种感觉永不消失，但它却弃我而去。我一阵阵地激动竟似超脱一般，一切烦恼瞬间荡然无存。我们沿大道奔驰而下，突然，一种奇妙之感油然而生，我们——我和塞姆——似将永存下去，但我立刻又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懊悔。

① 艾泽：伊莎贝拉的昵称。

第一章

有些人说塞姆抢劫了奥基乔比湖的一家便民商店。有些人说他是便衣警察。姑娘们在浴室里传说的一个可靠信息说他是迈克·杰格的私生子。我们厌烦了无聊的生活，于是便把神秘而寡言的塞姆当成了开心解闷的笑柄。作为刚刚进校的小伙子，“美联社”中唯一想炫耀自己黑皮茄克的男性，他需要的正是别人的议论。

塞姆骑着一辆摩托车，没戴头盔。在参加级别赛的众多雪佛兰牌汽车和普通汽车中，学生B组中的那辆大型哈莱牌摩托车格外显眼。赛车使人想到的是，血肉模糊的四肢和头

颇，美好未来生活的了结。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做着动词变位，但眼睛却在看着那场面。

如果只看那辆哈莱车，而不提那些谣传的话，那我想在一个星期一放学后，即便当我碰巧目睹到塞姆·考迪差点儿送命的惨景时，我也是决不会吃惊的。

我坐在我家附近的一片桔树林中的一棵树下。我的阿拉伯母马斯尼克丝正在附近吃草。那日天气温暖，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我把历史课本放在膝盖上打开，但读书时脑海里却总是萦绕着那件事。

我经常到那片桔林里去——有时是去学习，但多数是去幻想。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叫兰斯·波兹，他金发碧眼，正直，成熟，活泼，既是班长又是橄榄球队中的关键人物。我想他想了有几个月了，每周六晚上，上完西班牙语课后，我就抱着枕头尝试着怎么吻他。尽管兰斯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他总是十分温和地闪现在我瞬间的幻想里。

但后来，塞姆·考迪也总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幻想中。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塞姆

毕竟不是让我着迷的那种小伙子。

然而，公道地讲，塞姆的眼睛确实非常迷人。

摩托车嘶哑的隆隆声打破了林中的宁静。我把书扔在了一旁。这儿不是摩托车道，严格地说，也不是马道。我大声骂着脏话冲出了树林，向林间那条又窄又脏的小道奔去，很快我便看见了那件黑亮的茄克和那头长发，于是我明白了，那人是塞姆。

在一个无人相伴的周五晚上，喝上一杯奥维尔·瑞登班撒淡酒，想着塞姆那神奇的经历是一回事；但只带着妈妈上个圣诞节装在我长筒袜里的辣椒粉喷雾器防身，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遇到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高声喊道：“嗨！离开这条道！”

突然，他像是按我的要求刹了车，车身猛地跃起，在空中打了个转，向道旁驶去，在寂静的空中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弧线。摩托车突然摔落到靠近一棵桔树的地面上，这时塞姆就像一个骑烈马的骑手一样紧紧地抓着摩托车。车在地上翻了个跟头才停了下来。

哈莱摩托一声不吭了，在鸟儿叽叽喳喳的

鸣叫声，昆虫的嗡嗡声和清风的呼呼声中，这片野地又活跃起来。我等待着，希望能听到一声表明他仍活着的呻吟。

但是没一点儿声音。

我向出事现场跑去，想象着飞车和恐怖电影中那种尸体血迹斑斑、眼神茫然的场景，想象着急救手册中的急救步骤，A、B、C：A是压气，B是呼吸，但C是什么呢？

草在随风摆动。

塞姆被压在撞弯了的车架下，一小股鲜血顺着左太阳穴慢慢流下。

他睁眼问：“这儿不是地狱，对吗？”

我对他摇摇头，他还活着，这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告诉他：“这儿是佛罗里达。”

“靠近点。”

我紧张地说：“别动，我是到这儿救你的。”

我弯下身靠近他去检查他的眼睛，如果瞳孔扩散，那就糟了，虽然我不记得为什么了。他闭着眼睛的面孔酷似一张几何图形，棱角分明，眼睛微黑，眉毛浓密，睫毛长长的。我拿不准瞳孔的情况，但却嗅到了清淡、辛辣的烟草味，这

表明他是吸烟的。

我查看了他左手上的伤口后小声问：“你是想死还是怎么的？”

他摸着流血的太阳穴骂道：“我给那该死的轮胎打气打得太足了，但我不信会这样，因为两周前我才换上了它！哎，人呀，真他妈的倒霉。”

“我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呢？这是法定的。”我又说，“另外，你还抽烟。”

塞姆凝视着我，好像看不清楚我似的。“我在这儿躺着流血，快要死了，可你还对我唠叨个没完？”

“我希望你明白，摔在草地上算你走运，要是摔在石头地上可就惨了。”

“走运，没错。”

“别动，我得想想。我在女童子军中学过紧急护理，但那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塞姆想把腿抽出来，但却疼得抽搐起来。

“别动！”我喊道，“别动伤处。”

他边推一块撞弯了的挡泥板边说：“我没受伤。”

我又查看了他头部的伤口，尽管不太严重，但在流血，我得用点儿东西包扎一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下我的 T 恤衫，幸运的是，我在 T 恤衫里面还穿了件游泳衣。

塞姆说：“或许我是进了天堂。”

我用牙使劲将 T 恤衫撕开。电影里总是这么做的。

电影中的情景虽然与此相同，但它的故事却是编造的。

“顺便介绍一下，我叫塞姆·考迪。”

我说：“我知道。”可话刚出口，我就又后悔了。严格说来，我没理由知道他的名字。

“而你是艾丽森·查普曼。”

因为我嘴上叼的尽是 T 恤衫条，所以只是眨了眨眼睛。严格说来，他也没什么理由知道我的名字。

我能感到嗓子眼那儿开始发粘，但包扎伤口时吐痰却不雅观。

“我这就用布包你的头，”我说。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蹲在他身后，将 T 恤衫撕成一长条缠在他的前额上。他后颈曲卷的柔发落在他的后衣领上。

他疼得直叫：“啊唷！”“我能得到布朗妮^①护理人员的照料真是幸运啊。”

我站起身来，拍掉膝盖上的灰尘，开始观赏我的手工杰作。我说：“你随时都会大吃一惊的，我想我该给你盖一块毛毯了。”

“你可以把你的牛仔裤给我盖上。”他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我要去把我的马拉过来，用盖在它身上的毛毯给你盖上，然后骑着它去找人帮忙。但你必须保证呆在这儿别动……”

“不用了。”我来不及阻止，塞姆已从车下抽出身挣扎着站了起来。“这么做真是太大惊小怪了。”

“我叫你别动，你是在与死神较量。”

“你说过去牵马吗？”

“斯尼克丝，就在那边的树下。这是条马道，不准摩托车入内。”

他说：“我只是路过，这儿离高速公路近。”

“难道你没看见那块牌子吗？”

“看到了。上面写着‘不准擅入’。但你为什

① 布朗妮 (Brownie) 美女童子军从七岁到十一岁的组织。

么进来了呢？”

“至少我是骑马进来的。”

“你的马能跑一百二十英里吗？”

“不能，”我朝他那爆破了的车胎踢了一脚。“但你的摩托车也不能。”

他突然显得很不高兴，我则感到自己像个傻瓜。

“唉，如果你不想坐在这儿等救护车的话，那我至少可以让你骑我的马。”我对他说。

“我不骑马，喂，谢谢你救了我，你如果有人证明你的见义勇为，就打电话给我，不过我并不乐于那么做。”他猛地拽下了血迹斑斑的T恤衫说：“对不起，我会给你买一件的，不过我手头暂时没现钱。”

他绝望地盯着摩托车。我真怀疑我是否用那种眼神瞧过任何东西。

我说：“我相信车会修好的。”

“或许吧。”

“有人会把车拉走吗？”

“我会想出办法的。”他脱了黑茄克，抛到了肩上。我发现他的一个衣兜里装着一小塑料盒克里内克斯纸巾，看上去是那么不协调，逗得我

咧嘴笑了，不过，我更想看到更为荒诞可笑的东西。

“怎么了？”

“没什么。我是说，只是说……你的那盒克里内克斯纸巾。”

他眨着眼问：“我的什么？”

“没什么。”

“唉……你要是也流血才能明白我有多难受哪。”

他一瘸一拐地沿路走去，那磨旧了的长筒靴没带起多少尘埃。塞姆·考迪，这个被人乱猜，有着神秘传闻的人物，可能杀过一个人，抢过一家银行，或者挨家串户推销货物，我指的不是推销吸尘器。

他看上去有点痛苦，因为他的“铁马”^①死在了路边。

在他快要走到拴着斯尼克丝的那棵树时我赶上他说：“过来吧，你最好骑我的马走，我们同路。”

塞姆停了下来，他的头发粘贴在血迹刚干

① 此处指塞姆的摩托车。

的地方，使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当心点儿。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常坐在六年级自习室的第二排第一座。我很熟悉你的后脑勺。昨天，你的辫子梳得像马尾巴似的。”

我绷着脸说：“胡说八道。”

他眯着眼说：“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听到了……谈论。”

“什么谈论？”

“这你明白。你是刚来的小伙子，而这学校不大，所以人们自然会谈论你。”

“的确如此。唉。”显然他未诅咒。

我犹豫了一下，向他靠近了点儿。血、污物和汗都顺着他的太阳穴往下流，他的样子确实令人害怕。在学校里，他比那些留着兔须胡子而且喜欢自吹自擂的所有男孩都大。

我问他：“你去过奥基乔比湖吗？”

塞姆闭上了眼睛。我感到我开始使他厌烦了。他轻微地晃动了一下，我的脑海又一次充满了在女童子军里学到的东西。

我抓住了他的胳膊，他也不知不觉地抓住

了我的。他的皮肤潮乎乎的有点烫，但是，一月份的气温也是够热的。不过，我的双手正在出汗，因此就很难说清这到底是谁的缘故。

斯尼克丝疑惑地看着他。塞姆靠在树上，脸色很苍白。

我说：“这就是斯尼克丝，它虽老了，但咬人出了名，不喜欢男人。”

“正巧，我也不喜欢马。”他边说边抚摸着马背。马嘲弄似的喷着鼻息。

“这就是礼尚往来，”我说着转到马的左侧帮他上马，“左脚登这儿，右腿朝上迈，我来牵马，懂了吗？”

“我从前骑过马。我爷爷有匹马。我只喜欢骑不带马嚼的马旅行。”

塞姆轻巧地跃上马背骑在马鞍上。我把书放进背包递给塞姆，然后爬上马背坐在他身后。

我抓着缰绳问他：“你肯定你不会晕过去吧？你好像有点儿……哎，坦率说吧，好像要死了似的。”

“吃一片阿斯匹林就没事了。”

我让马慢步走，害怕再无故颠动他。抓缰绳

必然要使腕和腰不时地相触——我的手腕，他的坚硬、温暖的腰。我闻到了汗、烟、草和皮肤散发的气味，这味与马的气味混在了一起。

我们前俯后仰，完全沉浸在一种平滑、优美的摇动之中，这完全是由斯尼克丝的跑动引起的。我的双乳磨擦着塞姆的后背，我的大腿磨擦着他的大腿。听起来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某种感觉正在产生，不过我不去过多考虑它，虽然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却感到兰斯·波兹正在幻想中退隐。

兰斯的长相不同凡响，长着一对酒窝和一双碧蓝的眼睛，可在佛罗里达 80 度的阳光下，让我心跳加快的人却是塞姆。

我们如此静静地行进，我怀疑塞姆是否已进入了昏迷状态。我们上到高速公路时，我用缰绳勒紧斯尼克丝说：“我就住在离这儿一英里的地方，我会帮你找医生的。”

他说：“不必找医生。”

“为什么不找呢？”

“没钱。”

“我可以借……”

塞姆挺身离开马鞍，一条腿绕过马脖子，做